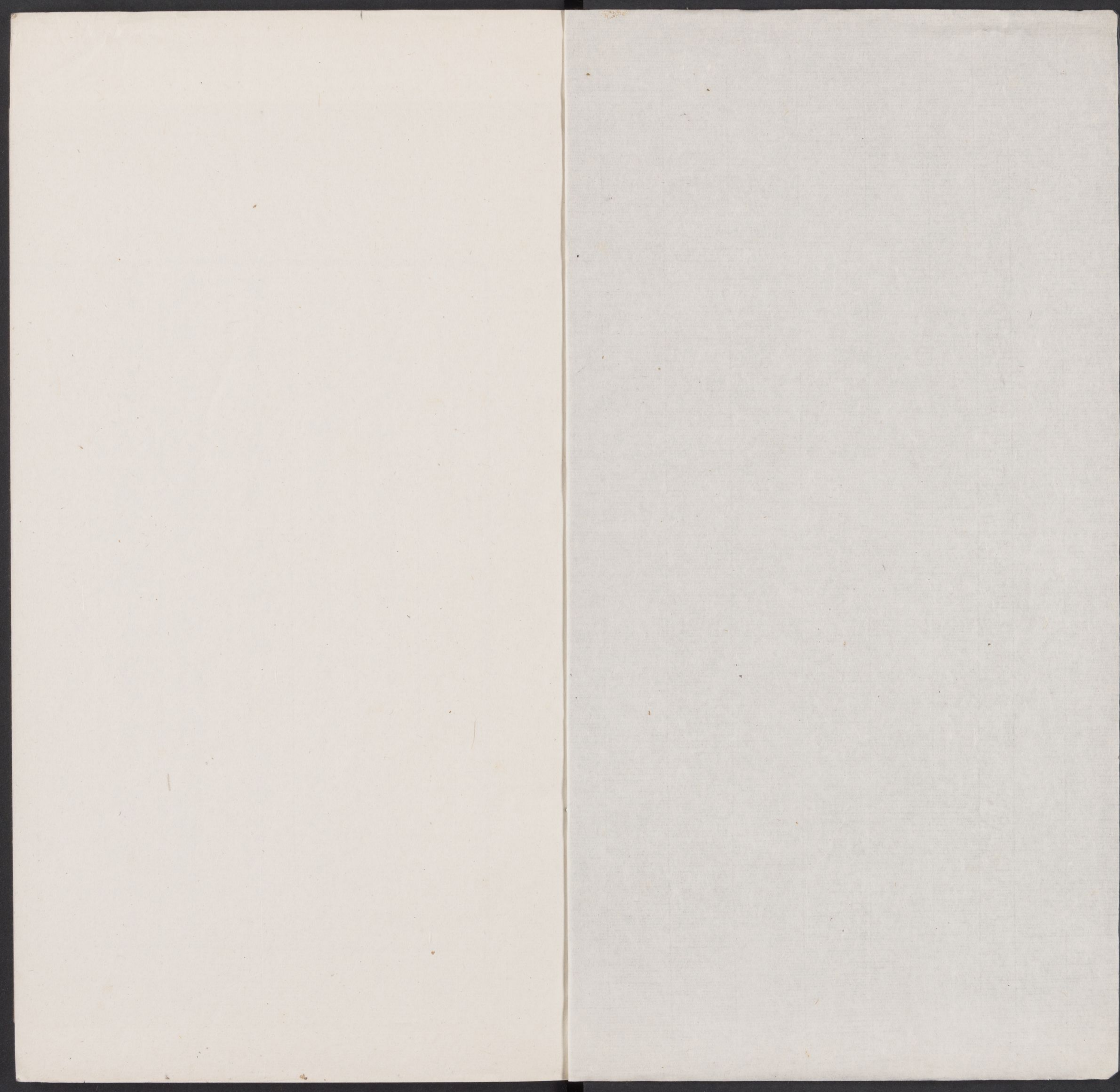


79153/2303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公雅善清之聲歎

間皆成珠玉而臨川王劉義慶軼其

雋永者為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歎其談

鋒而搯觚者亦披為善其係信乎其言

之味也已然以愚管評之莫余言之要在

其訓之不足訓雖新何關今劉書別類
有離而去之者又而載務奇僻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為按母志溺於所嗜而弗遑徐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欣畧
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平多友焦弱侯氏是絕世於書之無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日移而
增損更正類以八馬既成題曰欵林示予
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博
哉美矣以視劉氏而纂雖言以簡少似
不逮然絕無駁道不經之談所稱引固多

秘既然皆參伍有微非臆說非可標尤
為可遵可作也大都劉氏至在輔法
弱侯欲以為訓言自為名故存是書
行自可與之乎路揚鑿之何須錄而於上
中下駟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欲以聞見博人何
屋曰嗟夫欲治道之真則心之固操既

難以示人而人亦未易於受以其散見而
為今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既聞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因而利導之則
終為其所與能幾善乎蓋遠伯玉步顏
園之傳衛太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波
且為嬰兒者亦與之為嬰兒波且為無所
畦者亦與之為無所畦波且為無所畦者亦

集日卷之九
與之為善崖惟期遠之入於善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與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順世化
俗之心蓋法之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為同好嘗得其所以用心因復舉之
為覽者告俾毋淺之乎觀此書也
萬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修書



古三
子石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
與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笥摠
摠如禁鬻在廚碎錦在笥未有
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世說標目
稍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世說一書起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平庸
考索而百氏執文可一披閱間得
之古人士嘉愛似無遺矣夫弱僕賦
穎異資志聖賢學以詎侈誇浮而
抑性道哉第欲好修之士慶閱具
而歸于心可認在生哲若規至法為

世倍汶之緇也藉令問譏因博碩
狹以自廣之淺衰落劣等耳性載
籍多而傳弱侯名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即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者道之士乎哉余不
佞鍾李士龍之剖劇而益鍍之以
變其傳云

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
甫識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執法後
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
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
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
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率泯
無聞惡用文為涉臨川王掇拾漢

金陵徐智督刊

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謔華為新語
至今修辭者珍之然玄言雅尚標
群絕俗殊浩古所未逮斯亦奇矣
所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曷足
為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搜百家獵
千古言者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
倫紀而略於珷璆該及品彙而
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法
而在指不歷然此其於世說又不
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
為神奇醫王蓄藥洩勃皆以治
療是編雖王采輯非自發其所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
纂便寄精光吾徒手是書即景
行先括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
焉啓瀟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
乎將在斯乎若含英咀華博
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
論筆乘即以此知弱戾可也孟

附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之貞

重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集類
目錄
幹局

賞譽

品藻

風惠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
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曾臆又不能舉其
全為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善久似憶良朋真余意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
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
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
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
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辭之溝中之斷文以
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
不廢顧余之寡味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遺
爲博雅之貳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
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編纂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
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
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

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贄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爲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

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

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

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即合為

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

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士大夫

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

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 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鄙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

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 野乘序

君臣

處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

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 春秋運幸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

之仰且也 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

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囷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

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

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賈傳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亾也巳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巳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呂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書新論

桓公觀於廢問廢吏曰廢何事最難廢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亾不重賚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茲章請置以為
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
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
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
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

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說其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

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情懈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繫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第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

子也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

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

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

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呂氏春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

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

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躄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躄曰驅之將入歿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歿之不

燕之類本 卷之二 十一

亦難乎。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歿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歿之？遂驅車入歿，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歿之，我有治長，可毋歿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暴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寧無事，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喻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
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
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
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
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
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
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
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
害乎國家哉

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
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躡對曰
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
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今
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
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
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慍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
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
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

甲首

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
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
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
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

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
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
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
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
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
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聖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敖為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呂氏春秋

任登為中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

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
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
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
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
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
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

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
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
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
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
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
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
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孟子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新語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糝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吮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王善衣東布衣白編冠類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

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鼙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日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

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
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譏輒令鼓琴好其
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
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
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
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
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貴貴道路誼譁言疾覽曹節等
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

西耽祿畏害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暇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為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
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
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卽日除儀曹每建
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

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營性甚恭慎當禁中盛夏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
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
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
獲申乃起於帝前按樹擊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
何罪弼具狀以聞帝竒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太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

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

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

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

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德裕諫論

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

曰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

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

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

得寢

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

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庖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

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

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

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玉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然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父子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歲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母卹曰從常
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廢太子
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嘗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
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
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
鮮無久恩公爲也

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

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
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
衰張氏興矣

班固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爲後世法

平當爲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爲子孫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

去之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

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咩叱

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

老父不免勤苦嵇紹敘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焦華思瓜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曹尚書見

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

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

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昺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

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為入弟密曰願為人兄
矣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
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
輩人後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

家氏附子

一門七業俱興

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
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
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
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
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
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因汝有感故

魚尾卷之二
略敘胃懷 齊書

孝必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承教多蟲以綿置之食菜不食
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為
孝必以別之 齊春秋

家社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種瓜種母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
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傳學青箱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
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

擾其傍皓鳥曠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

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

歲許求其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書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思輒開書流涕 齊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為

感家畫宿

屏風三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

曰護兒兒作相世南見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候救殺之諸子泣訴都虞候之橫子儀歎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

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

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

皆得父一絕

叔材

今文三絕

先入為主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

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晁氏客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

朱不應之教當越不聞被挫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

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

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猶教誨之所

得乎世以劉言為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黃中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

似已名之曰小同

小同

雋不疑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
疑有無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
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并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竄以殊禮賜
號義成夫人

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為魚官而
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
北角當先受敝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
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守新築城賊
引退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晉書

秦嬖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叵教訓六子動
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
如此我叵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
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煥之教流於三世

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
從婢七八資遣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
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
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
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
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
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養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

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
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乂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
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
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
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
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
有慙色

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
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
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毋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
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
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毋
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
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毋乃還室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

之曰天下行次...
人...
詩...
鄭...
難...
談...
日不食

